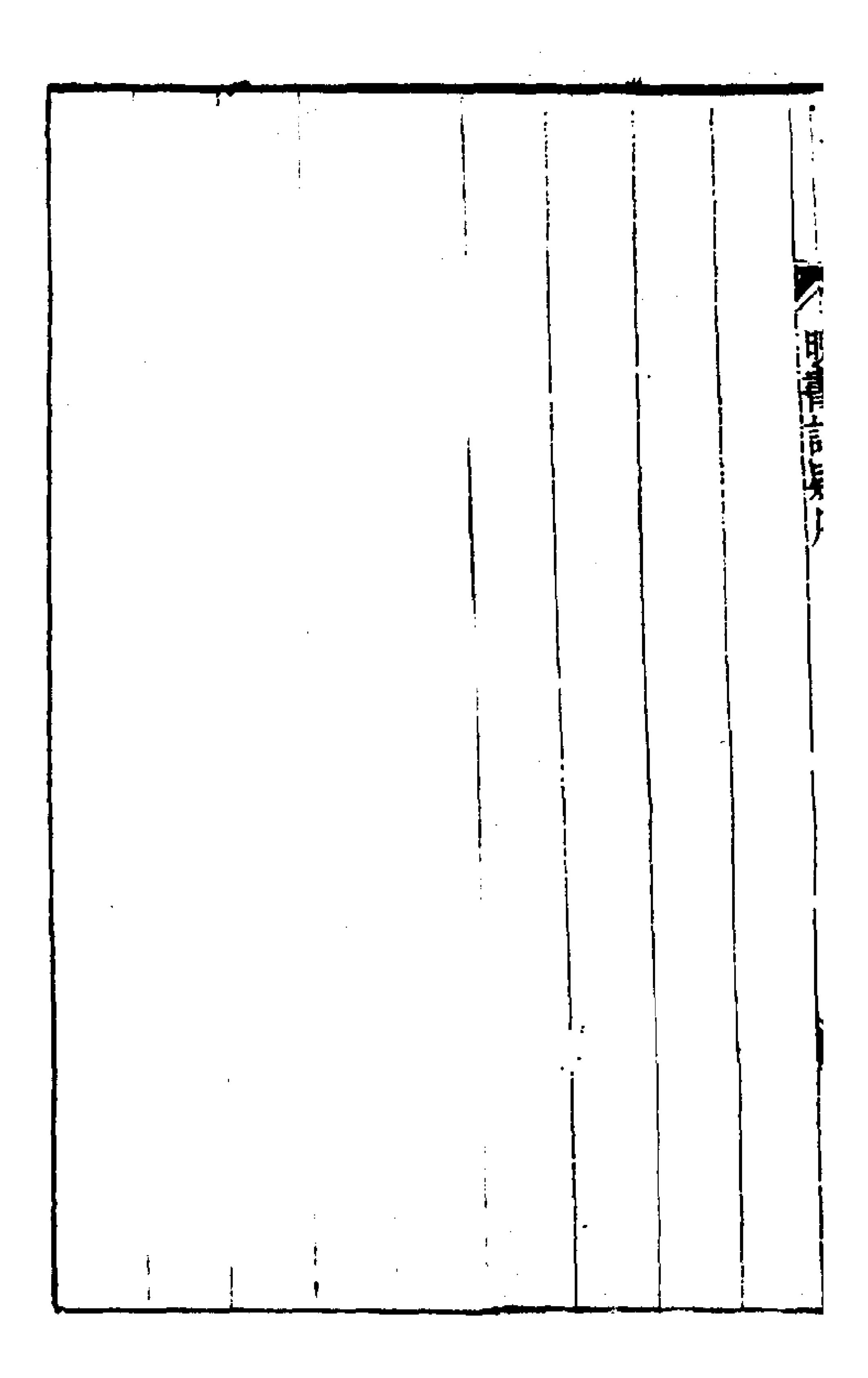
晚書訂疑

晚書訂疑序

程子緜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為之序曰孔沖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尚書及為國子博士數進忠言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為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受詔撰尚書義贊自為矛盾棄鄭氏而用偽孔氏夫尚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為孔氏古文歷兩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値經典喪亡乃有豫章內史梅賾偽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沖遠素習鄭義久著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考巳曲意希指又明

知鄭氏師祖孔學（此語見堯典正義）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僞深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既出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即有識其僞者孰敢從而辨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僞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篇僞書之說不能得眞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鄭氏爲今文以僞孔氏爲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爲今文以二十五篇爲古文棼然殽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尚書攷二卷及讀緜莊

之書宛如閉門造車不謀而合轍蓋後人尊信僞孔氏書以鴻襍所引逸書盡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不知其僞正坐是目縣莊既糾其繆又爲分疏其出處使僞造者無遁形可謂助我張目者矣唐人尙詩賦沖遠通經不間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縣莊兩舉制科實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篤不逮縣莊而叢殘著述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



尙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兩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箸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爲兩古書傳所稱引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曁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

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子曰民閒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語本趙岐孟子注）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僉愈於民閒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

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於理因弁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卷中

晚書訂疑卷上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伏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伏書之二十九篇為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偽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并云十六篇正義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世於二王淳化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亦類此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並立並行而相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然揆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有二十九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

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

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並重故漢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文之

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具見冉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耶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

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
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
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
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
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
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
伏書何如邪其乍明而復晦始無足惜然使獲存于
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于
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眞僞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

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為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于數百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

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塗惲即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衞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

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傳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爲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卒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虛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與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襍引之也於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破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愼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尙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莽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奚適邪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矦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

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尙書古字于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嵎作堣暘一作崵）平秩東作（秩作豑）鳥獸氄毛（作𣯱髦）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帝曰疇咨（疇作𠷎）共工方鳩僝功（作旁逑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乂作嬖）肆類于上帝（肆作𨽿）至于岱宗柴（柴作𥛚）竄三苗（竄作敫）暨皋陶（作臯咎繇）五宅不遜（遜作愻）敎胄子（胄作育）八音克諧（諧作龤）剛而塞（塞作㥶）天討有罪（討作𢽡）濬畎澮（作睿人巜）藻火粉米

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遽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

于家朋作堋娶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作邲鳥獸蹌

蹌蹌作牄元首叢脞哉脞作睉隨山刊木刊作栞兖州兖作

沇又作台厥艸惟繇繇作䌛艸木漸包作蔪苞浮于淮泗達

于河河作菏瑤琨篠簜篠作筱惟箘簵楛簵楛作簬楛又作輅枯

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劋若顛木之有由蘖作巘甹王播

告之播作譒今汝聒聒聒作𢟍予亦拙謀拙作炪相時憸

民憸作思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敻○書序西伯戡黎[illegible]作戓

大命不摯摯作勢吾家耄遜于荒耄作𦒷告予顛隮隮作

躋我興受其敗敗作退牧誓牧作坶尚桓桓桓作狟鮌陻洪水陻作垔彝倫攸斁斁作殬無有作好好作政稽疑稽作卟曰悔悔作𠧒庶艸繁廡廡作無王有疾弗豫豫作悆我之弗辟辟作辭哉生魄魄作霸盡執拘拘作抲至于屬婦屬作孎惟其塗丹雘塗作斁乃惟孺子頒頒作攽昭武王惟冒冒作䁧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illegible]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諅常伯常任伯作敀其在受德暋暋作忞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作譣王乃洮頮水頮作沬憑玉几憑作凭敷重篾席篾作蔑陳寶寶作宗一人冕執

銳銳作鈗三咤咤作詫命伯冏冏作䍐○書序奪攘矯虔奪作敓

㓷刵椓黥椓作斀惟貌有稽貌作緢敿以庥尤尤作訧扞

我于艱扞作斁費誓費作棐截截善諞言截作㦰斷斷猗

斷作㫁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詞師乃搯來就惎惎王出

涘以相陵懱䄍甲返孜孜無怠戔戔巧言我有䖒

于西寶元貢于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寶

不明以侊伯父以上諸語又出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蔣代諸經至唐雖盡

改從俗書而其餘蹤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閒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僞造孔傳者既不閒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之

敎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冑

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敎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
敎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戀戀說文戀戀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脫拒字馬
注同尚書今本作暋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蔑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託說文丁故反奠爵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
陟嫁反以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
黄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

潔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謂許慎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顛木之有甹櫱說文徐鍇注云从马上象枝條華函之形後人省马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鉉云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用枿之語於理不通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緢有稽說文緢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

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

義不叶宜攷

書序使百工敻求諸野說文敻營求也朽正切从

旻舉目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

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攴所指畫也孔傳

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

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歬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頤賾于歬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旣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

安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旣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屛藩其孰從而問之邪况隋志與穎達德明旣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鋟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

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
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
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
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
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
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
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
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
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

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巳故名
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
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
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旣篤信古文而其
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謐俱無
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
書旣載於紀（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束晳校正文義）而梅賾獻
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
流授受者槩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

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霸後幾二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間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士

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其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

曰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三家之書既亡而僞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竝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竝同者知之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竝講竝行理之易明者也始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

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以竝講竝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爲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僃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蓋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後人見

松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

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為言𤦺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目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為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即偽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又曰即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為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難與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即此義之語承之乎其膚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

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耶且在郭注爲全書所
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
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
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
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
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己之被欺正即
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
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

長林江夏人為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偽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口為集解時必無取於偽泰誓安國既為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偽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偽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教冑子冑作穉注引孔安國曰穉冑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偽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為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偽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頤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閒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穎達蓋亦有疑於李口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會仙民以隋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口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舜典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歿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舊辭與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據鄭注爲訓間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

爾不以為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

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駰為史記集解則居

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

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蕭道成九錫文

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稱予一人永清四海禹謨臨下以簡

御眾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

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覬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

用禹謨罪疑惟輕寧失弗經又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

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罔弗同心以匡厥辟乂沃厥心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祗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閧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衆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尚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僞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爲眞古文而立于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

于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閒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譸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袪稱明於古文尚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尚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緯年號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梁傳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

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黄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卽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奚爲遲至天漢耶且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

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為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為不美也會國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為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為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為傳疑之說則偽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案武帝時巫蠱事指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

傳元光五年窮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惜不與予兄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

生壽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聞目宋謂漢書文選錄本脫去家字夫錄本後起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為蚤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閒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篆晉衛恆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為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

遂敹其形姝失古法據、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詭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曰古文竝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避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

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予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

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目然則武成今安在歟即世俘解也盍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漢書丙作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諸逸周書之中要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克殷解居名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

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伻殷王鼂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慭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乘之珠而借明於爝火耶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僞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

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間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旣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决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旣以爲武成矣將曰僞邪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曾劉歆而蒙

其歎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即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即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著之

或曰世俘解卽武成子言明辨晳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會謂起居注而卽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旣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册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

尙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
卽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
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旣出於孔壁而復載
于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耶然則南朝
之季尙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
之惜哉